

「少子化」幼稚園求救 「多元化」幼教求變

編者按

從香港到內地，一波「殺校潮」正悄悄襲來。隨着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，越來越多的幼教機構面臨「老師多過學生」的窘況，今年全國多地的幼兒園招生人數已大幅下降。即便是號稱「全國人口第一大省」的廣東也未能幸免，幼兒園關門已不是什麼新聞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內地人口老齡化趨勢越來越突出，養老服務需求面臨巨大市場缺口。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「銀髮經濟」。在「少子化」與「老齡化」並存的人口結構雙重作用下，內地「一老一小」服務消費形成的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深刻變化。大公報今起將推出《老幼人口變局》系列專題，深入剖析這一趨勢背後的深遠影響與未來應變，敬請垂注。

另謀出路 幼教轉型成長陪伴師

新型職業 遞交辭職信時，小婷並沒有猶豫。幼兒園近年招生愈發困難，這種壓力最終轉嫁到了幼師的身上。小婷所在的幼兒園，以前有小班、中班各2個，大班3個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小小班，如今只剩大、中、小班各1個。幼兒數量的減少並不意味着工作量減少，在廣東民辦幼兒園工作的楊老師也表示，由於收生不足，開學前她每天要打十幾通電話，或是上門家訪說服家長繳交學費。

「事情多到永遠做不完。」小婷說，她要負責帶課、備課、寫總結，還要招生、聯繫家長、參加培訓、考證，甚至兼任部分保育員的工作。「從早上睜眼忙到晚上，下班後也要留意家長群，怕漏掉消息。」即便如此，小婷收入並不樂觀，「最高工資不過八千，還是加了補課費和加班費的情況下。」

隨着少子化年代到來，高淨值家庭對子女教育的投入日益增長，使得兒童成長陪伴師的市場需求越來越旺盛。相關報告顯示，2025年左右，陪伴經濟的市場規模有望達到400億至500億元人民幣。

如今，小婷結束了幼教生涯，轉型成為成長陪伴師。「輕鬆太多了！」據小婷介紹，兒童成長陪伴師主要是陪伴孩子成長。雖然全天與孩子在一起，但壓力比幼教小得多。「現在照顧一個4歲的小女孩，負責接送她上幼兒園、陪她玩、做戶外活動。」

與幼兒園忙碌的節奏相比，成長陪伴師也更自由，「可以每天睡到9點，不像以前七點就得趕去幼兒園。收入也翻了一倍多，每月能拿1萬2以上。」小婷說，現在吃住都由僱主負責，大部分工資都能存下。「請得起成長陪伴師的家庭條件都很好，父母工作雖然忙，但特別重視孩子的教育成長。」



轉換賽道 母嬰用品生產商轉戰衛生用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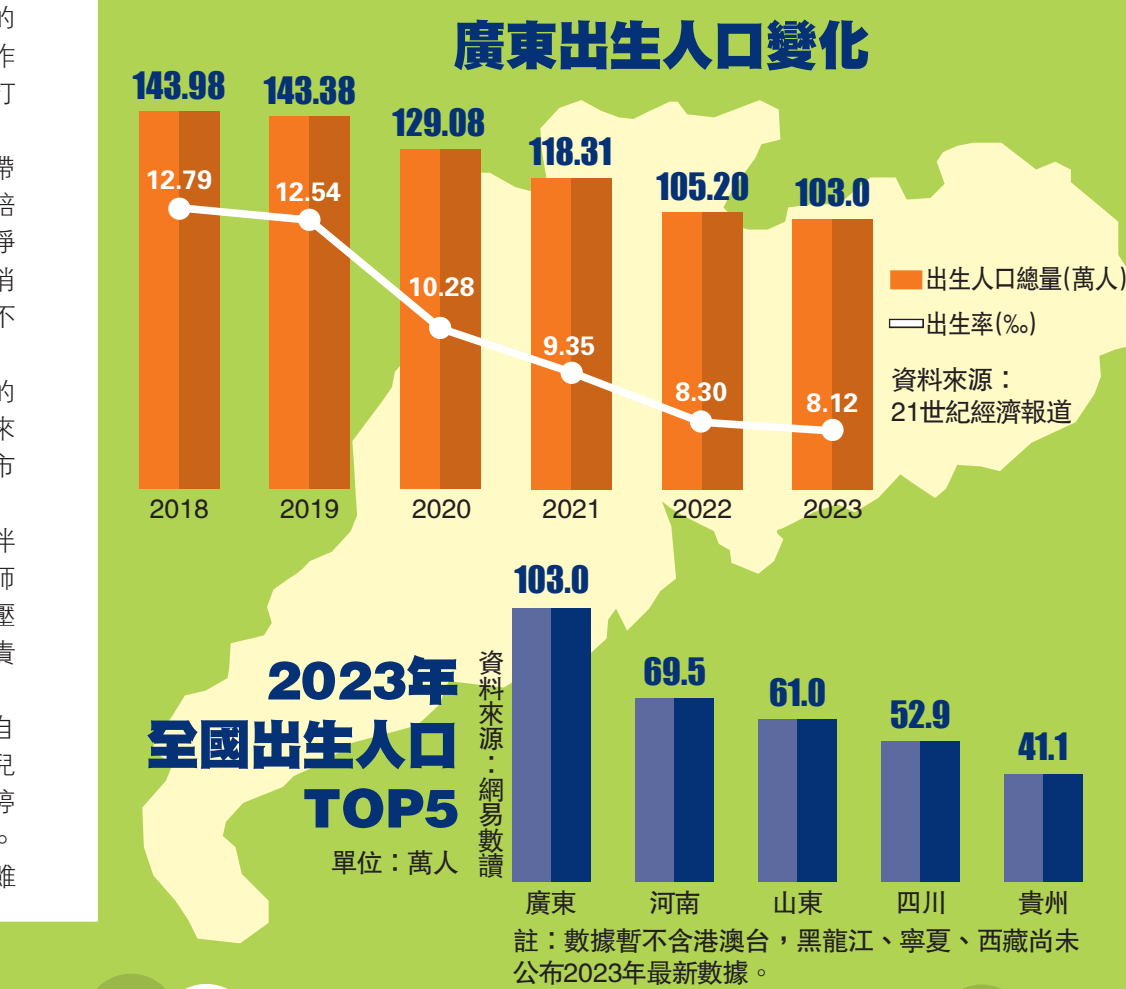
商家突围 廣東浩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廠房內，紙尿褲和衛生巾生產線同時運作。生產車間一側堆滿了印有越南語和印尼語包裝的紙尿褲，幾名員工正忙著貼出口標準的標籤。這家專注母嬰產品多年的企業，正迅速調整業務，尋找新的出路。

「國內紙尿褲市場太難做了，出生率降低讓市場縮小得越來越快。」該公司銷售藍小姐坦言。為了應對挑戰，公司早在2019年便引入衛生巾生產線，如今這一產品已佔到公司業務的

專家預判：骨牌效應 料逐漸波及中小學

整合資源 幼兒園關停潮是中國全社會面臨的長期挑戰。中國人口學會會長、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振武指出，人口負增長趨勢不可避免。育齡婦女數量持續下降，「十三五」期間，20-34歲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減少340萬人，2021年相比2020年又減少了473萬人。這導致出生人口數量下降，即使生育率不變，出生人數也將呈現下降趨勢。

幼兒園倒閉潮只是多米諾骨牌的開始。廣東



◀行業日益不景氣，幼師小婷（右）轉型做了成長陪伴師。

◀廣州蓓芽（化名）幼兒園在結業後，陸續出售原有設備。

廣州蓓芽（化名）幼兒園門外，一塊巨大招租廣告旁，上月才張貼的招生啟事在風中抖動。曾經滿園歡聲笑語的中英雙語幼兒園，如今大門鎖緊。「我最近心情很糟糕，不太適合受訪。」劉園長手機上，記者的約訪信息和其他家長的溝通退款信息混雜在一起，隔了一天，她才回覆。

2023年，內地各省市區學前教育在園幼兒數量較2022年減少534.5萬人。幼教機構從曾經一位難求、備受追捧的「朝陽產業」，一夜之間淪為門庭冷落、乏人問津的「燙手山芋」。就連廣東這個號稱「最能生的省份」，也迎來了接踵而至的幼兒園「殺校潮」。

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（文、圖）

最後一屆幼兒大班的畢業典禮，禮堂布置得溫馨典雅。孩子們穿著小禮服，揮舞著手中的熒光棒，輕聲唱著離別的歌曲。在劉園長眼裏，這不僅是孩子們幼兒園生活的終結，同樣也是她個人的「畢業」，她形容「這七年的經歷像是一場夢，沒醒也不想醒。」

生變：從「入園難」到「招生荒」

蓓芽幼兒園成立於2018年，彼時正是內地放開「二孩」政策的高峰期。當初要進入這樣一所雙語幼兒園，家長們還需為自家孩子過關斬將、爭搶學位。那熙熙攘攘、熱鬧非凡的情景，劉園長至今記憶猶新。年過五十的義叔在幼兒園工作了七年，也見證了這家幼兒園的興衰沉浮：「開始那兩年最熱鬧，孩子特別多，有360多個學生。現在結業時，只剩一百多人，太少了。」

數據顯示，伴隨著「二孩」政策的全面放開，全國民辦幼兒園迎來了突飛猛進的黃金時期，數量從2008年的10萬所增長至2018年的近20萬所，短短十年翻了一番；到2021年，更是達到29.5萬所。一切看似蒸蒸日上。然而，危機卻悄然而至。

2021年，內地入園幼兒數量首次出現負增長，當年減少了13萬人；2022年降幅擴大，減少了178萬人；到2023年，更是減少了534.5萬人，跌幅之大，令人咋舌。即便是連續六年成為「全國第一生育大省」的廣東，也無法幸免。劉園長的幼兒園從原有的15個班級縮減到9個，每班學生人數從原來的30多個驟降至十餘人，校園變得冷冷清清。

來自佛山的家長方小姐有兩個孩子，分別出生於2017年和2020年。據她回憶，當年大兒子入讀幼兒園時，家長們為了一個學位爭得「頭破血流」。「要識得人，交留位費，還要面試，不提前一年預約還趕不上。」但到了今年小兒子準備讀幼兒園時，情況完全不同，「園長和老師特別熱情，說只要報名就能上。」

事實上，為了爭奪生源，幼兒園之間的競爭漸趨白熱化。在社交平台上，很多園長和老師甚至通過拍攝劇本故事、表演歌舞來吸引家長關注。在這其中，不乏有幼兒園苦苦支撐後心灰意冷，只能無奈提前退出。

求變：轉行待業 各尋出路

「早點結業，興許是好事。」另一家陽光（化名）幼兒園的園長樂樂苦笑道，結業的決定是在畢業典禮後做出的，她自掏腰包請幼兒園老師們吃了一頓飯。「那天結束時，無人離開，大家都不願接受這個現實。」

「園裏的主任曾安慰我，『咱們趕上第一波關園也挺好的，至少老師們還能找份工作。越晚，工作越不好找。』」如今，樂樂園長已入職成為一家國企的普通員工，35歲的她轉行進入了一個全新領域。看著朋友園裏幼教同行們為招生而忙碌，她心裏五味雜陳：「從前忙得沒有時間休息，現在卻閒得發慌。」

另一位園長唐女士的幼兒園，從開辦到結業合計虧了160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。她熬過了疫情時連續9個月無收入的艱難時期，其間承擔著每月5萬元的租金和教師工資的沉重負擔。「好不容易熬到疫情結束，生源卻驟減一半，只好關停。」談到未來，唐女士也有些迷茫，「我現在是全職家庭主婦，工作也不好找。」

隨着倒閉的幼兒園不斷增多，二手租賃市場上湧現大量幼兒園物業轉讓標的。記者打着諮詢的名義找到地產中介彭小姐，她熱情地向記者推介正在轉讓的幼兒園：「這個地段好，學生多，我們還可一併轉讓有17年的幼兒園資質。」被轉讓的這家幼兒園位於廣州番禺，今年的生源從「幾個班」驟減到「幾個人」，最後幼兒園「沒學生了」，三層樓1.1萬平方米的場地被迫空置。彭小姐說：「我們同時盤下了兩家幼兒園，等待新租客的進駐。」然而，整租或拆分出租這些幼兒園都並非易事，如今依然空置，門可羅雀。

記者再度來到蓓芽幼兒園，發現最近倒是又有了些「人氣」：園裏所剩的設備正在陸續出售，工人們進進出出，忙碌著搬東西。禮堂裏，「畢業快樂」的布簾還掛在原處，但教室已空空蕩蕩。眼看著教室裏的15架鋼琴即將易主，義叔不禁深深嘆息。當初花大成本打造的「童話世界」，如今即將煙消雲散。劉園長站在原地，看著招租廣告，這場「未做完的夢」也到了夢醒時分。